

白特迷尔的金碗

[苏] 杜吉涅兹 著



白特迷尔的金碗

[蘇]杜吉涅茲著

王汶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容提要

本書是對青少年進行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教育的中篇小說。故事發生在蘇聯吉爾吉斯斯坦、天山山脈高原上的新路集體農莊裏。少年先鋒隊員和後來成爲共青团員的晒沙克與他的夥伴們在黨和團的教育下，成爲農莊的積極建設者。他們發展了不同的愛好和志趣，有的組成少年養馬家小組，在牧場裏，學會了養馬，打狼，割草；還馴養出“天山的千里駒”，在伏龍芝的賽馬大會上獲得了冠軍；有的參加了少年園藝家小組，與可惡的山風戰鬥，綠化了原來荒漠的莊園。

少年們崇高的品質和越來越多的新成就博得了農莊裏全體成年人的信賴和贊揚。同時，也教育了愛賭博的落後少年朱努斯，他終於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痛改前非，積極參加農莊發電站的工作，成爲一個幹練的電氣工人。

新路集體農莊在農莊主席——復員軍人台迷庫爾——的領導下，靠了全體莊員們的創造性勞動，很快就變成一個先進、富饒的集體農莊。

А·ДУГИНЕЦ
ЗОЛОТАЯ ЧАША БЛАТЕМИРА
ДЕТГИЗ 1954
К·КАЩЕЕВ 插圖

白特迷爾的金碗

〔蘇〕杜吉涅茲著

王 汶 譯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經州道六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3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8 插頁 8 字數 189,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420

統一書號 10073·92

定價(6)0.90元

目 錄

第一章	1
小馬好漢.....	1
近衛軍人的信.....	21
在冰河流過的地方.....	38
費爾干納！費爾干納！.....	56
“勇敢的人免不了受傷”.....	68
艾利克.....	78
“誰能一手遮天”.....	89
“能人以智服人”.....	105
孤獨的人.....	123
走向新生活——勞動的生活.....	137
第二章	146
“餵得好——壞馬也能變成千里駒”.....	146
到處都需要知識.....	161
共青團證.....	179
朱弩斯的不平凡的計劃.....	194
有翅膀的獵人.....	201
對老朋友不記仇.....	213
“我的吉爾吉斯坦喲，你是多麼的美麗！”.....	228
優勝者的凱旋.....	240



第一章

小馬好漢

隨便你往哪兒望去，都只能看見廣大的雪地和凍僵了的、霧氣迷漫的天空。地平線上，長年積雪的鋸齒般的山峯在閃閃放光。如果沒有那些山峯，你就不會立刻想到，這遼闊的地方不是俄羅斯草原，也不是西伯利亞平原，而是山頂上的高原。它像隻巨大的盤子似的，被雄偉的天山山脈托在天空下面。

假使究里尼斯有鷹一般的眼睛，她就可以從這差不多有三公里高的地方，看見整個吉爾吉斯坦了。但是五十年來，她的視力已變得遲鈍了；現在她只能模糊地看到附近那些像一羣膽小的羊似的擠聚在高原中心的泥房子。它們羣集在喧囂的、烟霧騰騰的小溪旁，就好像周圍地方太少似的。這些有平平的黏土房頂，和像打瞌睡、貓頭鷹眼睛一樣的、不透光的小窗的老式泥房子，看上去像老也睡不醒似的，死氣沉沉的。它們歪歪斜斜站在那裏，急等着明亮的、美麗的房

子來替換它們：那些房子的藍圖，被到前線去了的共青團員建設家們深深地藏在抽屜裏了。

但是不管泥房子外表怎樣無精打彩，房子裏面却正過着蓬蓬勃勃的生活。每一家人都在緊張地工作：他們在鞣製羊皮，給前線的戰士們縫短皮外套。他們在梳羊毛，做毡靴。每一家人都在紡線，織毛衣、手套和短襪。就是院子裏也不荒涼。從這裏，誰也瞧不見，但是在每一堵院牆的背風一面，都有孩子們在遊戲，他們逍遙自在地度他們的寒假。究里尼斯的兒子，六年級學生晒沙克，也在他們之間。

“晒—沙—克！……喂，晒沙克！……”

鴉雀無聲。連山風都不吼叫了。每到日落的時候，寒冷的山風總是平息下來。

“唉！晒沙克！”究里尼斯叫道。

但是黃色的泥房子不作聲。就是周圍的一切，也都警覺地沉默着，好像在傾聽着；嚴寒在從雪堆的那邊爬過來悄悄地走近莊子。

老太婆怕冷地聳聳肩膀，但是並沒回去。

“唉！二流子！我知道你在哪兒。我聽見啦，聽見擲那可恨的骰子的聲音。又在擲骰子！莫非世界上的小子們都愛玩這愚蠢的遊戲嗎？那裏所有的作母親的人，都跟我一樣不幸！”她用眼睛找找院子裏有沒有扔着什麼樹棍子。“呸！連打他的棍子也找不到，都生了火了。我這輩子也沒遇見過這麼冷的天……哼；你等着吧，沒有樹棍子，我也得……”

她悄悄地向一間破舊的堆雜物的泥棚子走去，從那面發出清脆的擲骰子聲。她一邊走，一邊裹緊土撥鼠皮外套的長前襟，豎起巨大的狐皮領子，蒙住頭；她的頭上纏着無數圈頂薄的白布，那些布足够用來做一打襪衫。老太婆的腦袋頂着這個白色布圈，真是費勁得很，

但是有什麼法子呢？照吉爾吉斯的舊風俗，腦袋上多纏布，是表示生活富裕。要知道，究里尼斯是這個區域裏最優秀的牧馬人的妻子哩。

兩個少年臉對臉蹲在棚子後面；他們倆都穿着棕黃色土撥鼠皮大衣，把他們自己弄得像兩隻巨大的土撥鼠。他們在擲骰子。他們身下的雪差不多已經化得要露出土地了。手凍紫了。臉也凍成了青灰色，活像熟過火的黑莓。但是他們全不管。

“四五不要六！四五不要六！”他們拚命地喊叫着，用凍僵了的手指頭把嘩唧唧作響的骰子扔下，又重新抓起來。

晒沙克漫不經心地擲骰子，好像不大樂意玩似的。兵士的耳帽——他哥哥送給他的禮物——歪在一邊，凍紅了的左耳朵挑釁地翹在外頭——好像在等他悄悄走近的母親用手來拉住它似的。另外那個少年悶悶不樂地歪着頭，陰鬱地坐在那裏，他陰鬱得好像剛參加完葬禮一樣。

晒沙克又叫了一聲“四五不要六！”緊接着，他的耳朵就到了母親的又乾又硬的手裏。可憐的少年跳起身來，像個被捕獸夾子打中了的野兔似的亂蹦。但是他還是乘機抓起滾髒了的骰子。母親打了他的手一下，於是這一天工夫贏來的錢都飛到雪地裏去了。那一個少年撲過去撿，晒沙克眼淚汪汪地吓唬他：

“朱弩斯，你可留神，我那是整整四十二個戈比。你明天就得還我，——要不還，我剝你的皮！”

“我剝你兩層皮！”他母親把他向家那邊一推，斜眼看看朱弩斯說。“你呀，你再也不許走到我們家院子旁邊來。”

今天，晒沙克從一開頭手氣就挺好：他總贏。他感覺到自己是這一天的英雄；他曾經想像到，要是全村的孩子們聽說他把朱弩斯給贏了，大家將怎樣羨慕他。現在呢，這可怎麼說……英雄被人拉着耳朵走！

“我怎麼才能叫你戒掉這可恨的賭博啊！”母親一直走到家門口，才放開不聽話的兒子的紅耳朵，她嘆了一口氣說：“馬上去劈劈柴，要不，我手都凍硬了，紡不了線了。”

晒沙克到雜物棚子裏去拿斧頭，母親朝着他的背影說道：

“縮着脖子，坐在那兒……都快凍死了……要想玩的話——去跑跑，滑滑雪橇不好嗎。瞧別的孩子，他們做了滑雪板和冰鞋……再瞧瞧艾利克，他總跟着他爸爸去打獵。”

“拿‘土撥鼠’當作榜樣！”晒沙克拿了一把斧頭和一小捆樹枝從雜物棚子裏走出來，嘴裏嘮叨着。

“住嘴！你答應過我，放了假幫父親幹活兒；過了兩天了，腦子裏想都沒想！你父親像你這麼大的時候，給奧拉別斯克放一大羣馬呢。你可是只記得擲骰子。”

晒沙克在雜物棚子旁，一聲不響地把樹枝放在大木頭上劈。

“我怎麼老放不下心去！”母親說道。“你覺出來沒有？剛才有些地震。”

“是三個鐘頭以前嗎？嗨，這算什麼地震呀！”晒沙克揮了一下手，“上次地震那麼厲害，也沒出什麼事。而且要是真出了事的話，波羅別克一定早來叫大夥兒了。”

“也對……可是也許他不在村子裏？”

“在。他剛才到管理處去過……你進屋去吧，進屋去吧，幹嗎在外頭凍着！我把劈柴給你送去。”

究里尼斯剛想進屋去，但是突然又警惕地從布環裏把耳朵伸出來，細心地傾聽起來。

“晒沙克！你聽見了嗎？扔下斧頭！”

“怎麼啦？”

“小河那邊有一隻狗在叫。好像是我們的布爾蘇。”

她急忙向院中心走去，從那裏看得見一直伸展到冰河的整個原野。

晒沙克一下子把斧頭劈在大木頭上，走到母親身邊去。在他那高顴骨的黑臉上，浮起了笑容；他想：父親回來後，父親會自己劈柴的。趁這時候，他可以溜到朱弩斯家裏去，把朱弩斯贏個光。

但是晒沙克越仔細地看遠方，臉上的笑容便越淡了：他的眉頭越皺越厲害，眼睛裏顯出了驚慌。

夜像波濤起伏的黑暗的烟霧似的降臨到雪原上。從遼遠的山谷裏，在馬羣過冬的那一面，有一個騎灰馬的人飛奔過來。一隻毛蓬蓬的大狗在前面一竄一竄地跑着。牠有時停下來回頭望望主人，拉長聲音響亮地“汪，汪！”地叫幾聲。

牧馬人走得很快，也不像平常那樣唱歌。

“唉呀，孩子，出了事了……”究里尼斯驚慌地說着，把發抖的手放在兒子的肩上。“依滿庫爾從來沒這樣慌張過。”

“他帶來了一樣重甸甸的東西，”少年看了出來，說道，“好像是一匹小馬。”

晒沙克迎面跑去：真的，父親怎麼啦？他好像被大雨淋過一樣，現在渾身都凍了冰。羊皮短外套悉索地響着，比馬蹄下的雪的悉索聲還要響。黑帽子的兩個耳朵像老鴉翅膀似的一擺一擺。嘴上面的兩撇鬍子凍冰了，活像兩根小冰柱；下巴底下的幾十根鬍子也像根冰柱似的搖擺着。凍得蒼白的臉縮小了，眼睛却變得挺大挺大。晒沙克從來沒看見這一雙眼睛有這樣憂愁過。

“晒沙克！快去找奧斯曼諾夫！”父親隔得老遠就喊道。他的聲調是那樣的急，使得晒沙克像陣旋風似的拔起腿來向獸醫的家裏飛奔去了。

過了不多時，兩個人向牧馬人正在那裏跟他的妻子大聲爭論的

半破壞的雜物棚前走去。前面是晒沙克；後面是一個駝背的老頭兒，身穿帶狐皮領子的黑色長大衣，頭戴一頂毛茸茸的深灰色大帽子。遠遠看上去，可能想到那是一個帶大鷲打獵的獵人，頭上頂着一個大鷲的窠。而就是他自己，也像這種動作急速而厲害的鳥。遠遠就可以看到他的像鳥嘴的弓鼻子。他的黑眼睛注視着遠方。這是集體農莊主席波羅別克。不認得他的人，也許會問：“在平常日子，他爲什麼要穿一身新呢？”實際上，他身上一件新衣服也沒有。在戰前，他就每天穿這件沉甸甸的長大衣。漂亮的大帽子更舊了——大概跟晒沙克同歲。聽老人們說，波羅別克的衣裳一直到穿壞，還是嶄新的。無論什麼東西到了波羅別克的手裏，他都像主人般珍愛地保藏起來。就因爲他這樣會愛惜東西，所以當原來的主席到前線去的時候，大家就選他做了主席。

晒沙克一次次回過頭去，說着什麼，揮着手催老頭兒。但是老頭兒不管怎樣着急走，總好像不動地方似的。只是他的背更駝了，黑眼睛拚命盯着遠方。他呼呼地直喘，晒沙克不得不放慢脚步，同情地望着那位七十歲老人的疲勞的，滿是皺紋的臉。晒沙克還沒忘記，兩年前波羅別克還像個英雄。但是在殘酷的戰爭時期誰又能不變衰老呢！

主席邁進雜物棚子的門檻後，照例問道：

“事情怎麼樣？”

坐在一匹用羊皮蓋着的小馬旁的牧馬人，突然跳起身來叫道：

“獸醫！我叫你找獸醫！”

主席用手心暖着掛了霜的鬍子，好像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似的答道：

“獸醫在城裏。取藥去了。”

“唉呀，唉呀，唉呀！”牧馬人抱住了頭。

波羅別克輕輕撩開蓋在小馬身上的羊皮，問道：

“哪一匹母馬下的？”

牧馬人只揮了一下手。

“是不是夜星下的？”

“嗯。咳！”

“夜星下的？”波羅別克叫道，他凝視着牧馬人的臉。“要知道，大家都在等她養出新品種的小馬啊！”

他從兜裏掏出一個裝煙的黑綠色小扁瓶子，一下子倒出比平常多好幾倍的鼻煙來放在嘴唇上面。每當他非常憂慮的時候，才這樣做。

“波羅別克，誰等得最着急，是你，還是我？”

“得了，你說說，出了什麼事。地震一點也不厲害……”

“你說得不錯，不厲害。可是天氣是什麼樣的呀！這兒冷得要命，那兒却是冰雪融化的天氣。輕輕一震——雪就從山上掉下來了，都壓在馬房上了。你自己知道，馬房裏有十二匹快要下小馬的母馬。我正好牽夜星去散步，剛回到院子裏，雪就把我們倆埋上了。等我好不容易從雪裏爬出來，小馬已經養下來了。沒足月的小馬能活嗎？我們那樣期待……那樣期待……”淚珠一顆一顆的從牧馬人的兩頰上滾下來。

“定定心吧，親愛的，定定心吧。我們不如想想別的母馬吧……”主席把手放在老朋友的肩膀上。“晒沙克！快去找會計！得發動羣衆。讓他派人去找獸醫，還得給黨區委打電話。聽見了嗎？讓他找貞塔也夫本人接電話！”

少年飛跑而去。

究里尼斯勸丈夫進去換雙鞋，但是丈夫回答她說，就這樣，他還熱呢。究里尼斯便自己去拿乾的襪子和毡靴。

“可是，波羅別克，這個哪？這個怎麼辦？”

“牠養下多少時候了？”

“三個鐘頭……”養馬員費了很大勁兒才說出來。“給牠摩擦過身子，也試驗過給牠水喝——什麼都不成。火都沒法點——火柴在房子裏，壓在雪底下了。

主席坐到夜屋的凍病了的的小馬跟前去。

“是的……眼睛沒有神了。活不了……可是你別傷心；以前我們有過小馬，以後也還能有。”

“可是要知道，像這種小馬，在我們的馬羣裏還從來沒有過！”依滿庫爾氣狠狠地把羊皮往旁邊一甩，“你光瞧瞧，牠的腿什麼樣！這會是一團火，而不是小馬！”

還沒有發出任何的警報，但是整個村子都活躍起來了。連孩子和老人都跑到被雪埋沒的大街上來。到處都發出談話聲、喊叫聲、爭論聲、鐵鍬的響聲，男孩子們的吹哨聲和忙亂的經常的伴隨者——狗——的蓋過一切的吠聲。

“怎麼辦呢？”波羅別克發愁道。“在養馬場裏，沒有我們，他們可怎麼辦呢？”

“要不，我們自己先去，不要等獸醫了？”養馬員說。“把小馬交給我老婆。”

“對，誰也不會有她看護得好。”

晒沙克跑了進來。

“把所有的馬都駕上了！給區委打了電話，騎馬接奧斯曼諾夫去了！”他在門口就像發連珠砲似的報告，然後坐到小馬跟前去。

“好啦，依滿庫爾，你在這裏出出主意，我到管理處去。要是活不了，那就……只好把牠從計劃裏劃掉！”波羅別克說完便走了。

晒沙克聽見使父親變得更加憂鬱的那句不吉祥的話“劃掉”，不

由得着起急來了。他想起：也是在這樣一個冬天的晚上，他們送哥哥去參加紅軍。那時，父親曾鄭重其事地答應哥哥——台迷庫爾——培育出一匹無論是暴風或敵人的槍彈都追不上的快馬。他們正是期待母馬夜星養下這樣的好馬。但是他們期待已久的這匹快馬，竟一動也不動地躺着；牠跟牠母親一樣，是金黃色的，白蹄子，有四條非常長的腿，腦門上有一顆白星。牠的半睜半閉的眼睛黯淡無光，沒有生氣。但是養馬員的兒子却覺得小馬在看他，在委屈地看他，好像在哀訴：“你看，剛生下來，剛看見世界，就活不成了，要把我割掉！”

“不！我不讓把牠割掉！”晒沙克忽然喊道，他把整個身體伏在小馬的身前，用他的暖和的皮大衣把小馬蓋了起來。

“你幫幫母親的忙，也許能救活，”依滿庫爾說。他想安慰安慰兒子：“你記得她怎樣救活了一頭小牛嗎？”

“記得！”晒沙克高興了起來，“我來親自看護牠！”

“不，你們倆一塊兒照應牠吧。小牛是普通的小牛，這可是一個新品種。是天山的千里駒！”

“天山的千里駒……”晒沙克一面撫摸小馬的濕漉漉的粉紅色嘴唇，一面沉思地重複父親的話。

究里尼斯回來了。她手裏拿着一雙黑毡靴和一雙用羊絨織的白襪套。

依滿庫爾很快地換了鞋襪，騎上馬，吩咐道：

“在獸醫來以前，你們先用雪給牠摩擦摩擦，再給牠聞聞阿莫尼亞……”

“嗨！還用得着你教我！”究里尼斯打斷了他的話，“我這一輩子侍候了多少牛和馬了呀！”

“可是，這匹，大概救不活了……”依滿庫爾這樣咕嚕了一句，用鞭子打了馬一下，便穿過村子向山裏馳去。

差不多全卡拉·庫杜克村的居民都跟他去了，——有的騎馬，兩個人一幫，三個人一夥；有的乘雪橇，十個人一羣，連嚷帶喊，像去打仗似的。家裏只留下一百歲的老頭兒烏斯曼，還有老太太和小孩子們。

“天山的千里駒！天山的千里駒！”

這句話在晒沙克的耳朵裏響了很久，好像有什麼人在一遍又一遍固執地大聲重複這句話似的。

母子二人把小馬抱到屋裏去，擱在鐵爐子旁邊的羊皮上。兒子抱進來一大捆劈柴，開始生火。母親在那個當兒用雪給遇難的小馬摩擦身子。

他們爲小馬忙了兩個來鐘頭。後來，母親說，應該叫小馬安靜一會兒了，過一個鐘頭以後，可以試試餵牠一點牛奶吃。

“我先躺會兒，暖和暖和。把我的腳蓋暖和些。”究里尼斯和衣躺在床上說。

木柴在爐子裏燃燒，愉快地劈啪作響。母親關上無線電，好能清楚一些地聽見小馬的呼吸。屋裏靜下來了。只微微聽到洋鐵煙囪發出的淒楚歌聲。它那拉長的嗚嗚聲，使屋裏變得溫暖而舒服。老太婆喜歡這種聲音。她總覺得這不是煙囪唱歌，而是在遙遠的地方，火車頭在叫，她就坐在這列火車裏，到前線去看大兒子，給他送去暖和的襪子、手套、毛衣……。

當上了凍的門吱呀一響，被白色的寒氣圍繞着的朱弩斯溜進屋裏來的時候，晒沙克正坐在小馬旁邊。不速之客的滿臉神氣都在說：“來，玩一把吧？”女主人想從床上爬起，挑一句最合適的話來對付這個不受歡迎的客人。

但是真叫她快活，兒子先開了口：

“朱弩斯，明天早上再玩吧，明天早上再玩吧。骰子跑不了。可

是你瞧，小馬的情形可不好……”

朱弩斯像被一陣風颳跑了似的不見了。只聽見他怒氣沖沖地把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母親把頭放在暖和的枕頭上，把臉轉過去朝着牆，好看見床上掛的毛毯。這條毛毯使她想起童年時候的台迷庫爾。在她的記憶裏，清楚地浮現出了她在這泥房子裏最初幾年的生活。每天晚上，她一邊織毯子，一邊給樣子挺滑稽的小胖子講關於勇敢的獵人和野獸的故事。毯子上的圖案是究里尼斯自己想出來的。她相信她的大兒子將長成一個勇敢的、幸運的獵人，所以她在毯子上織出了兒子勇敢地追擊一隻雪豹的圖。獵人的個子比他所獵取的野獸還要矮小，槍却相反地大極了，這種槍大概連吉爾吉斯神話裏的英雄馬拿斯都拿不動。在究里尼斯的屋裏，滿屋都掛着和鋪着顏色鮮艷的毛毯——那都是她後來完成的比較完美的作品；但是她覺得這條毯子比別的毯子都要寶貴。她送大兒子去參軍的時候，大兒子已經是一個成年的騎師了，但是當她看這條毯子的時候，她想像她的大兒子還是五歲的小胖子，有剃得光光的腦袋和像溪水一樣靈活的眼睛。

今天，和平常一樣，究里尼斯在睡着以前，用手慈愛地摸摸毯子，想像她這是在撫摸五歲的台迷庫爾的剃得光光的頭……。

靜寂打斷了她的幻想，——每回，當木柴燃燒得很旺的時候，屋裏便是這樣靜。母親抬起頭，看見一捆新的劈柴，不由得驚訝地想道：“莫非我想得這麼出神，連晒沙克到雜物棚裏去取劈柴我都沒聽見嗎？他這是自己想幹活兒了！要不，連白天都支使不動，別說是夜裏了。”

周圍被燒得赤熱的火爐照得亮堂堂的。母親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四面看看。她的小兒子盤腿坐在敞開的爐門前一塊灰色毯子上。他身上只穿一件內衣和一條棕黃色羊皮褲子，光着腳。小馬的頭枕在他的右腿膝蓋上；小馬還是像原來那樣躺在黑羊皮上，軟弱無力地伸

開四條有白蹄的長腿，搭拉着一條和狐狸尾巴一樣蓬鬆的小尾巴。含有大量樹脂的杜松枝的粉白色火焰，煌煌地照耀着他們倆。少年的胖胖的兩頰泛着紅光，白色的內衣像迎風似的微動。在小馬的烤乾了的皮毛上，波浪起伏似地閃爍着古銅色和金黃色的光芒。

但是這位小主人在做什麼？看，現在他把他的精神集中的臉一直低到膝蓋上去，好像給誰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接着他直起了腰，把頭垂到左肩膀上，瞧瞧小馬，然後又鞠了一個躬……。

“這是做什麼怪事？”老太婆想道。她揉揉眼睛，把身子在枕頭上撐得更高一些。現在可以看到，少年左手拿起放在火爐邊上的一隻碗，喝了一大口牛奶，湊到金黃色的小馬嘴邊，從自己嘴裏噴出一股白泉——先向小馬的一個鼻孔裏噴，然後又向牠的另外一個鼻孔裏噴去。少年抬起頭，欣賞自己的工作。

“這孩子！”母親驚奇地想：他怎麼知道這個方法的？”

她想起來了：有一次，集體農莊裏的一頭小牛嘴裏的唾沫凍了冰，她就曾這樣餵小牛牛奶吃。但是這還是戰爭第一年的事情。誰能想到，十歲的孩子什麼都看見了，什麼都記住了呢！

究里尼斯驚訝地看到小馬挪動了一下頭，好像想在牠的保護人的溫暖的膝蓋上枕得更舒服一些。

“你在做什麼？”

少年由於出乎意外，打了一個哆嗦，但是馬上愉快地低聲說：

“媽媽，我餵了牠一碗溫牛奶了！”

“一碗？那就够了！別再餵牠了；要不，餵多了，就更糟了。”究里尼斯像年輕姑娘那樣輕快地跳下床。“既然餵下牛奶去了，那說不定真能活呢。你沒試試往嘴裏餵嗎？”

“牠不張嘴！”

“你用手指頭輕輕地扒拉扒拉……咳，你的手指頭跟你父親的一

樣，老粗老粗的……你去睡覺吧，我自己來。”

母親將一條小地毯扔在腳下，捲起袖子，坐到小馬身旁……。

朱弩斯並沒遠離開奧莫羅夫的家。他在雜物棚旁邊站了很久，一直想小馬的事情。後來，他又回到泥房子前來。他小心翼翼地不叫雪地格吱作響，悄悄走到窗外，向屋裏偷看。

窗子裏面凍着冰。冰在融化，一條條的小水流妨礙人的視線。朱弩斯走到另外一扇窗前，但是像駱駝骨架子似的張開的黑工作台把什麼都擋上了——這個架子是究里尼斯用來織毯子的。朱弩斯到底沒看見小馬，也沒看見他的朋友。

但是他還是在窗外站了很久。一直到公雞叫過兩遍以後，才回家去。睡意離他遠得很，像星星離地面那麼遠，而今天，星星又是特別的高。朱弩斯在沙沙作響的、鋪滿白雪的小路上走着，眼睛看着腳下，心裏想到了他的父親。

“他盡給別人養大的馬釘馬蹄掌，有什麼意思？做個養馬員多好！”

* * *

集體農莊莊員們在平地上走得很快。但是當他們開始向山脊上爬行的時候，因為道路在地震後被雪埋了起來，所以就不得不用許多時間來為雪橇清掃道路。

依滿庫爾騎馬馳到前面去了。他着急要快點回到養馬場裏去。

這位年老的養馬員從來也沒打過他的馬，但是現在他却時時用鞭子抽打馬的凹進去的濕漉漉的兩肋。

許多人在大雪堆中間的馬房旁邊忙碌着，院子當中點着一個大火堆。大馬和小馬在火堆周圍走來走去。

“哪兒來這麼些人？”依滿庫爾看見那些人，奇怪地想。那些人正在七手八腳地拆房蓋，雪塵像個大柱子似的飛揚起來。